



逍遥游

李士非著

逍遥游

——1991 年追踪

李士非 著

新世纪出版社

粤新登字02号

责任编辑:李志光
封面设计:鞠英
责任技编:李穗成

逍遥游

李士非著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天河电子工程开发公司排版
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45,000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405-0985-6/I·120
定价 2.50元

一部诗体的《随想录》

——《逍遥游》序

金绍任

一

居然敢借用来一个这样气势磅礴的题目，不禁为作者李士非捏了一把汗。读完全诗并了解了创作过程之后，服了，感到如此巨大的诗理当配上如此巨大的诗题！

不过庄子认为，即使是那扶摇而上的大鹏也还是“有所待”。真正做到了“逍遥游”的，是那“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这种至高的境界，从作品奇特的创作过程，广阔的内容，深刻的思想以及灵活奔放、无拘无束的艺术形式来看，这首长诗也是达到了的。

长诗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奇异的产物。今年春节刚过，李士非突然发作了心肌梗塞，生命

垂危，被送到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去抢救。一个 60 多岁的老人到了这地步，难免昏昏沉沉，难免想到后事，想到亲属、子女的安排等等。躺在病床上的李士非急不可待地要笔要纸，但不是写遗嘱，而是飞快地一行一行地写诗！不知道医学家如何解释他这一时期的脑部状态。推想起来，他的大脑也只能是和全身各处一样供血不足，缺氧，迷迷糊糊。可事实恰恰相反。一连 10 多天，他的大脑皮层都出奇的活跃，灵感连爆，诗思汹涌，大批的神经元突然奇妙地联通了。“洁白的病床/正好做思想起飞的跑道”。他的思想正如大鹏，水击三千里，直上九万里，饱赏人间和天上的斑斓，漳州的水仙花节、丰顺的火烧龙等等都带着清香和亮彩飘舞而来，汇入了他胸中的诗境。他见到了自己几十年间积累下的一笔巨大的财富——那一个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广东的，上海的，北京的，东北的……仍健在的，已逝去的。病室的墙壁和生与死的界限都消失了，作者同他们畅快地倾心交谈着，与作者作剖心长谈的甚至还有九华山上那位 400 年前已经坐化，但肉身至今栩栩如生的无瑕法师……

他常常让护士把吊针打到左手上，以便腾出右手来写作。这倒像古代的武士：左手举盾，右手持剑进击。就是以这样的姿势，从2月19日到3月2日，接连13天，在危重病号监护室的病床上，作者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首约1300行的长诗。作者当时的体验是根本用不着自己思考，诗句都是自然而然涌出的，作者只怕记录的速度跟不上。这样的创作是所有的作家，所有从事强思维劳动的人都艳羡的，因为已经达到了人类自古神往而难以企及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高度自由境界。庄子著作中的“逍遥”一词是无需依傍，自由自在，超然物外，无往不适之意，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凭这个神妙的创作过程，本诗也是有幸采用这个神妙的标题的。

在人类的思想、科学和艺术史上，有周文王囚于羑里而著成的《周易》，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青年志士在被处死的前一夜写出的几十个数学新公式，有同时期同国度的一位炮兵中尉也是在一夜之间谱成的《马塞曲》，等等。而在文学史上，有文天祥在死牢中写出的《正气歌》，有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有众多的革命

烈士面对屠刀写下的诗篇，也有一个个残疾人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的作品……但像这首《逍遥游》一样，诞生于心肌梗塞发作期间的老人笔下的长诗，我还找不到先例。

这一期间病室里的其他人和护士、医生等都可以为此诗的诞生过程作证。从诗本身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场不寻常的思维过程：出神入化，汪洋恣肆。可以很容易地挑出长诗的一些毛病。全诗共分 20 章，各章的容量不大匀称，各段在艺术上也不是很一致的。有的部分（如《看一下我的彼岸》）着想之超拔令人拍案叫绝，有的部分却过直过露，显得白了一些。有的部分过于散文化。有的议论和事例未能翻出新意（如关于林彪的几行）。有的部分似乎游离于主线之外过远。总之，全诗是了不起的力作，但有一些地方显得还是毛坯。作者是有着 40 多年创作经验的老诗人、老作家、编审、全国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对初稿加加工轻而易举，但是——不能动了。我建议：除了事后不能不补上的少许连接性的句子，此诗应当按在危重病室写下来的本来面目发，一个字也不要删改。

因为这份诗稿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不但

对于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而且对于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等,都是宝贵的资料。

二

长诗是人的本质的有力证明。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质实现的过程。理想的社会是人的本质普遍充分实现的社会。理想的人是人的本质充分实现的人。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能够审美,是人超越于动物即人的本质的两大要点。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就是同时享受到人几方面的本质力量的幸运儿。

马克思指出,具有画家的眼睛,音乐家的耳朵等等,即具有高度的审美能力,是人的本质实现的重要表现。我们也可以说,对诗意的感受能力是人的本质实现程度的重要尺度,或者说,对诗意的感受程度标志着人的发展程度。

在生死关头,在可能即将从生命的此岸消失的最后时刻,却是一切都置之度外,自然而然地诗思泉涌,奋笔直书。思想和创作是极大的愉

快，而不准思想和创作是可怕的痛苦。长诗有好几处表达了作者的这种心情，这种完全脱离动物状态的纯粹的人的情绪。

一个心脏处于危险期中的老人，连他看到的心电图也是艺术，也是诗。远不止于此，在这垂危的时刻，作者和他的朋友们半个多世纪的追求、奋斗、折磨、悲痛都化为滔滔的诗句，滚滚而来。将愉悦化为歌诗固然也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不过并不难；将痛苦，而且是几十年的剜心的悲痛化为歌诗，就非有极强大的人的本质力量不可。长歌当哭。悲泣一旦能化为长歌，痛苦也就得到了升华，就成了人的本质的晶莹的物化，并将有力地唤醒一代代读者潜藏着的人的本质力量。

一切生物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只有人才能歌唱着迎接死亡，从而超越死亡，即使死亡了也战胜了死亡。在死亡突然袭来之时，作者的身心深处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闪耀着创造的光辉，闪耀着美的光辉。这是人的光辉，人的骄傲。文学是人学，是人类感情的结晶，此诗从内容到创作过程都是人的嘹亮的颂歌。

三

这首长诗令我联想到了前苏联诗人特瓦尔朵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那首诗写于 50 年代后期，写得可谓洋洋洒洒，议论风生，不过是为当时苏共“几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总纲领呐喊助威的。今朝回首，不由得感叹作者才华的浪费，同情前苏联人民的坎坷艰辛——而我们自己呢？

李士非写了自己几十年的曲折经历，写了一批中华赤子的惨痛遭遇，愤怒地揭露和鞭挞极左路线和思潮。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和十四大政治报告都提出，我们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长诗深刻地指出：极左者今天并未绝迹，明天也还会伺机跳梁，兴风作浪。在“彼岸”一节中，作者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胸怀：

我的彼岸到达之日

只求一切从简

不开追悼会

不搞遗体展览

一个人应当留给亲友
活生生的形象
化了装的死人有什么好看

更不可使某种人
有机会进行表演
他昨天还咬牙切齿
用口水和墨水制造谣言
今天却握着家属的手
口里说节哀珍重
心里说你也有今天

不！不！不！
一切亲痛仇快之事
绝对不能干！

骨灰嘛
非常简单
挖个深坑埋掉
这叫做入土为安

.....

“更不可使某种人/有机会进行表演”，是作

者积几十年血的教训，在病危中写下的庄严遗言，是我们所应该牢记的。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作者在另一处写道：

我这个“有争议人物”
又在这里大发议论
明知会有人听了刺耳
反正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人民养育我 60 多年
我如果不说真话
怎对得起养育我的人民
——我的亲爱的母亲

长诗的气势和感人的力量首先来自作者的赤诚和直率。作者是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标准，也是以“季札挂剑”那样的我们民族感人至深的美好传统道德律己的人。生活中的李士非的正直、热诚、助人为乐是众口皆碑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此作可称为诗体的《随想录》。

我们曾经有过假大空的文艺作品泛滥成灾的可悲年代。时至今日，持有类似“电影片子就

是电影骗子”观点者仍大有人在，“玩文学”、游戏人生者大有人在。有不少诗的贫血症倒不是表现为说假话，而是总说梦话，说梦游的呓语。努力探索，勇于开拓新的诗境是可贵的，不过。如果心中根本没有母亲般养育了自己的人民，想成为大诗人、大作家只能是梦想。

四

有这样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经商的时代，所以是散文的时代，不再是诗的时代了。此论大谬。难道只有闭关锁国，小农经济，个人迷信的时代才是诗的时代吗？

改革开放带来的是亿万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大幅度提高，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采，是东方雄狮的振醒。这些举世公认的事实就是无比壮丽的诗篇。改革开放也必将带来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包括诗国风采的复兴。中国大地上将会产生更多更好的抒情诗，更多更好的叙事诗。小说戏剧和影视无法取代诗的叙事，《杨贵妃》之类的电影拍得再漂亮也无法取代《长恨

歌》。因为诗有别才，诗的叙事别有意境。时下诗的叙事功能受到冷落。不是从艺术成就而是从创作倾向而言，现在我们有大批的李白李贺李商隐，大批飞扬跋扈、缠绵悱恻、神出鬼没的诗，相对而言，则缺少杜甫白居易，缺少沉郁顿挫的力作，更缺少诗史。李士非的《逍遥游》是有浓重叙事成分的长抒情诗，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当代情史、痛史、诗史。

20 世纪的中国这一块时空是整个人类史上罕有其匹的奇峰迭起、银河落天、壮怀激烈、沉郁顿挫的世纪，是人的尊严遭到极度摧残从而辉射出贯日虹彩的世纪。5 年前，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论文里写过：“20 世纪的中国向我们提供了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取之不尽的高品位文学宝矿。上帝来到这里也要惊讶不已，人类的世态与心态竟能复杂到如此程度！一场场有形与无形的战争竟能呈现出如此的奇观！而我们已‘立’的作家们，又有几个没有比但丁丰富奇特得多的亲身经历！我坚信，我们的文学正如我们的民族，是必将震惊世界的雄狮。没有希望的，只是那些因为自己是黑发黄肤就认定自己不幸生为东施，而且专爱效颦的角色。”

必将大振雄风，中国的文学，中国的诗，中国的诗史！

五

近年来我写到了三位常葆青春的老人。湘潭大学姜书阁先生，23岁就当教授，今年85岁了，仍然精神矍铄，每天著书8小时以上，十几年来年年出版大部头的古典文学研究新著，得到广大师生和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敬。桂林军分区原副司令员赵清学，68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随时还能和老虎打一架”，参加八路军前只读过半年私塾，已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半个世纪，近10年来创作出版了几十个短篇、5部长篇小说，越写越精彩，令他原先的朋友们大为惊奇。刚刚与死神大战一场而凯旋的李士非62岁，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

写出了这部力作，已经写了40多年诗文的李士非说，感觉自己的创作才刚刚开始，60多年的生命只是铺垫。在诗中他也写道：“学诗几十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自由”。已逾花甲之年，还能享受到这样的彻悟，这样的新生的感

觉,令人羡慕,给人启示。

人类的寿命普遍在延长,人脑的青春期、最佳状态期更是在延长。三位坚强老人的新成就对老年人是有力的鼓舞,对青壮年当然也是鼓舞,不过更是鞭策。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着李士非今后的作品。

1992年10月于广西大学

多谢黄山(代自序)

20 年

故乡学步

40 年

南国盘桓

今天

终于登上黄山

始信峰上

回头看

始信 60 年岁月

都是铺垫

今日上黄山

是偶然

也是必然

黄山 不是珠穆朗玛

也不入